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九

子部九

兵家類

史記穰苴列傳稱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是古有兵法之明證然風后以下皆出依託其間孤虛王相之說雜以陰陽五行風雲氣色之說又雜以占候故兵家恒與術數相出入術數亦恒與兵家相出入要非古兵法也其最古者當以孫子吳子司馬法為本大抵生聚

訓練之術權謀運用之宜而已今所採錄惟以論兵為主其餘雜說悉別存目古來偽本流傳既久者詞不害理亦併存以備一家明季遊士撰述尤為猥雜惟擇其著有明效如戚繼光練兵實紀之類者列於篇

握奇經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一作握機經一作幄機經舊本題風后撰漢丞相公孫宏解晉西平太守馬隆述讚案漢書藝文志兵家陰陽風后十三篇班固自註曰圖二卷依託

也並無握奇經之名且十三篇七畧著錄固俱以
爲依託則此經此解七畧不著錄者其依託更不
待辨矣馬隆述讚隋志亦不著錄則猶之公孫宏
解也考唐獨孤及毘陵集有八陣圖記曰黃帝順
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爲
陣圖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
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
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旁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
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案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

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獸皆出云云所說乃一一與此經合疑唐以來好事者因諸葛亮八陣之法推演爲圖托之風后其後又因及此記推衍以爲此經併取記中握機制勝之語以爲之名宋史藝文志始著於錄其晚出之顯證矣高似孫子畧曰馬隆本作幄機序曰幄者帳也大將所居言其事不可妄示人故云幄機則因握幄字近而附會其文今本多題曰握奇則又因經中有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之語改易其名也似孫又

云總有三本一本三百六十字一本三百八十字

益呂尙增字以發明之其一行間有公孫宏等語

今本衍四字校驗此本分爲三章正得三百八十

四字益卽似孫所謂衍四字本也經後原附續圖

據書錄解題亦稱馬隆所補然有目而無圖殆傳

寫佚之歟

六韜六卷通行本

舊本題周呂望撰考莊子徐無鬼篇稱金版六弢

經典釋文曰司馬彪崔譔云金版六弢皆周書篇

名本又作六韜謂太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也今家本以文武龍虎豹犬為次與陸德明所註不同未詳孰是謹附識於此　則戰國之初原有是名然即以為太公六韜未知所據漢書藝文志兵家不著錄惟儒家有周史六弢六篇班固自註曰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則六弢別為一書顏師古註以今之六韜當之毋亦因陸德明之說而牽合附會歟三國志先主傳註始稱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志意隋志始載太公六韜五卷註曰梁六卷周文王師姜

望撰唐宋諸志皆因之今考其文大抵詞意淺近不類古書中間如避正殿乃戰國以後之事將軍二字始見左傳周初亦無此名案路史有虞舜時伯益爲百蟲將軍之語雜說依託不足爲據其依托之迹灼然可驗又龍韜中有陰符篇云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之符長九寸至失利之符長三寸而止蓋僞撰者不知陰符之義誤以爲符節之符遂粉飾以爲此言尤爲鄙陋殆未必漢時舊本故周氏涉筆謂其書並緣吳起漁獵其詞而綴輯以近代軍

政之浮談淺駁無可施用胡應麟筆叢亦謂其文代陰書等篇爲孫吳尉繚所不屑道然晁公武讀書志稱元豐中以六韜孫子吳子司馬法黃石公三畧尉繚子李衛公問對頒行武學號曰七書則其來已久談兵之家恒相稱述今故仍錄存之而畧論其踳駮如右

孫子一卷通行本

周孫武撰考史記孫子列傳載武之書十三篇而漢書藝文志乃載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故

張守節正義以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杜牧亦謂武書本數十萬言皆曹操削其繁剩筆其精粹以成此書然史記稱十三篇在漢志之前不得以後來附益者爲本書牧之言固未可以爲據也此書注本極夥隋書經籍志所載自曹操外有王凌張子尚賈詡孟氏沈友諸家唐志益以李筌杜牧陳皥賈林孫鎬諸家馬端臨經籍考又有紀燮梅堯臣王晳何氏諸家歐陽修謂兵以不窮爲奇宜其說者之多其言最爲有理然至今傳者寥

寥應武舉者所誦習惟坊刻講章鄙俚淺陋無一可取故今但存其本文著之於錄武書爲百代談兵之祖葉適以其人不見於左傳疑其書乃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之所爲然史記載闔閭謂武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則確爲武所自著非後人嫁名於武也

吳子一卷通行本

周吳起撰起事蹟見史記列傳司馬遷稱起兵法世多有而不言篇數漢藝文志載吳起四十八篇

然脩志作一卷賈詡注唐志並同鄭樵通志畧又有孫鎬注一卷均無所謂四十八篇者蓋亦如孫武之八十二篇出於附益非其本書世不傳也晁公武讀書志則作三卷稱唐陸希聲類次爲之凡說國料敵治兵論將變化勵士六篇今所行本雖仍併爲一卷然篇目並與讀書志合惟變化作應變則未知孰誤耳起殺妻求將齧臂盟母其行事殊不足道然嘗受學於曾子耳濡目染終有典型故持論頗不詭於正如對魏武侯則曰在德不在

險論制國治軍則曰教之以禮勵之以義論爲將之道則曰所愼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大抵皆尙有先王節制之遺髙似孫子畧謂其尙禮義明教訓或有得於司馬法者斯言允矣

司馬法一卷 通行本

舊題齊司馬穰苴撰今考史記穰苴列傳稱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然則是書乃齊國諸臣所

追輯隋唐諸志皆以爲穰苴之所自撰者非也漢志稱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陳師道以傳記所載司馬法之文今書皆無之疑非全書然其言大抵據道依德本仁祖義三代軍政之遺規猶藉存什一於千百蓋其時去古未遠先王舊典未盡無徵摭拾成編亦漢文博士追述王制之類也班固序兵權謀十三家形勢十一家陰陽十六家技巧十三家獨以此書入禮類豈非以其說多與周官相出入爲古來五禮之一歟胡應麟筆叢惜其以

穰苴所言參伍於仁義禮樂之中不免懸疣附贅然要其大旨終爲近正與一切權謀術數迥然別矣隋唐志俱作三卷世所行本以篇頁無多併爲一卷今亦從之以省繁碎焉

尉繚子五卷 通行本

周尉繚撰其人當六國時不知其本末或曰魏人以天官篇有梁惠王問知之或又曰齊人鬼谷子之弟子劉向別錄又云繚爲商君學未詳孰是也漢志雜家有尉繚二十九篇隋志作五卷唐志作

六卷亦並入於雜家鄭樵譏其見名而不見書馬端臨亦以爲然然漢志兵形勢家內實别有尉繚三十一篇故胡應麟謂兵家之尉繚即今所傳而雜家之尉繚並非此書今雜家亡而兵家獨傳鄭以爲孟堅之誤者非也特今書止二十四篇與所謂三十一篇者數不相合則後來已有所亡佚非完本矣其書大指主於分本末别賔主明賞罰所言往往合於正如云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又云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

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皆戰國談兵者所不道晁公武讀書志有張載註尉繚子一卷則講學家亦取其說然書中兵令一篇於誅逃之法言之極詳可以想見其節制亦非漫無經畧高談仁義者矣其書坊本無卷數今酌其篇頁仍依隋志之目分為五卷

黃石公三畧三卷通行本

案黃石公事見史記三畧之名則始見於隋書經

籍志云下邳神人撰成氏注唐宋藝文志所載並同相傳其源出於太公圯上老人以一編書授張良者即此蓋自漢以來言兵法者往往以黃石公爲名史志所載有黃石公記三卷黃石公畧註三卷黃石公陰謀乘斗魁剛行軍秘一卷黃石公神光輔星秘訣一卷又兵法一卷三鑑圖一卷兵書統要一卷今雖多亡佚不存然大抵出於附會是書文義不古當亦後人所依托鄭瑗井觀瑣言稱其剽竊老氏遺意迂緩支離不適於用其知足戒

貪等語葢因子房之明哲而爲之辭非子房反有得於此其非圯橋授受之書明甚然後漢光武帝詔引黄石公柔能制剛弱能制强之語實出書中所載軍讖之文其爲漢詔援據此書或爲此書剽竊漢詔雖均無可考疑以傳疑亦姑過而存之焉

三畧直解三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劉寅撰寅始末未詳自題前辛亥科進士考太學進士題名洪武辛亥有劉寅崞縣人葢即其人張綸林泉隨筆稱太原劉寅作六書直解謹據經

史辨析舛訛然則實所詿者凡六書此其一種也
三畧一書漢志不著於錄張商英偽作素書而以
稱三畧出黄石公者為侯實辨其雜取子書中語
更換字様聯屬之詆商英言涉虛無其說當矣然
必以三畧為真出太公至黄石公始授張良於書
中越王句踐投醪飲士一事無以為解則指為黄
石公所附益又迂其說以為句踐以前或別有投
醪之事今不可考則其誣與商英等矣真德秀西
山集有題書序亦以為雖非太公作而當為子房

之所受則實說亦有所自來其大旨出於黃老務
在沈幾觀變先立於不敗以求敵之可勝操術頗
巧兵家或往往用之實之所註亦頗能發明此意
又能參校諸本註其異同較他家所刻亦特為詳
贍中有闕字無可考補今亦姑仍之焉

素書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黃石公撰宋張商英註分為六篇一曰原
始二曰正道三曰求人之志四曰本德宗道五曰
遵義六曰安禮黃震日抄謂其說以道德仁義禮

五者爲一體雖於指要無取而多主於卑謙損飾背理者寡張商英妄爲訓釋取老子先道而後德先德而後仁先仁而後義先義而後禮之說以言之遂與本書說正相反其意蓋以商英之註爲非而不甚斥本書之僞然觀其後序所稱圯上老人以授張子房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得之始傳人間又稱上有秘戒不許傳於不道不仁不聖不賢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傳亦受其殃尤爲道家鄙誕之談故晁公武謂商英之言

世未有信之者至明都穆聽雨紀談以為自晉迄宋學者未嘗一言及之不應獨出於商英而斷其有三偽胡應麟筆叢亦謂其書中悲喪悲於精散病喪病於無常皆仙經佛典之絕淺近者蓋商英嘗學浮屠法於從悅喜講禪理此數語皆近其所為前後注文與本文亦多如出一手以是核之其即為商英所偽撰明矣以其言頗切理又宋以來相傳舊本姑錄存之備參考焉

李衛公問對三卷 通行本

唐司徒幷州都督衛國景武公李靖與太宗論兵之語而後人錄以成書者也案史稱所著兵法世無完書惟通典中畧見大概此書出於宋代大旨因杜氏所有者而附益之何薳春渚紀聞謂蘇軾嘗言世傳王通元經關子明易傳及此書皆阮逸所偽撰蘇洵會見其草本馬端臨據四朝國史兵志謂神宗熙寧間嘗詔樞密院校正此書似非逸所假托胡應麟筆叢則又稱其詞旨淺陋猥俗最無足采阮逸亦不應鄙野至此當是唐末宋初村

儒俚學掇拾貞觀君臣遺事而爲之諸說紛紜多不相合今考阮逸僞撰諸書一見於春渚紀聞再見於後山談叢又見於閩見後錄不應何薳陳師道邵博不相約會同搆誣詞至熙寧元豐之政但務更新何嘗稽古尤未可據七書之制斷爲唐代舊文特其書分別奇正指畫攻守變易主客於兵家微意時有所得亦不至遂如應麟所詆耳鄭瑗井觀瑣言謂問對之書雖僞然必出於有學識謀畧者之手斯言近之故今雖正其爲贋作而仍著

之於錄云

太白陰經八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唐李筌撰筌里籍未詳惟集仙傳稱其仕至荆南節度副使仙州刺史著太白陰經又神仙感遇傳曰筌有將略作太白陰符十卷入山訪道不知所終太白陰符當即此書傳寫訛一字也考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皆云太白陰經十卷而此本止八卷疑非完帙然核其篇目始於天地陰陽險阻終於雜占首尾完具又似無所闕佚殆後人傳寫

有所合併故卷數不同歟兵家者流大抵以權謀相尚儒家者流又往往持論迂闊諱言軍旅蓋兩失之筌此書先言主有道德後言國有富强內外兼修可謂持平之論其人終於一郡其術亦未有所試不比孫吳穰苴李靖諸人以將畧表見於後世然杜佑通典兵類取通論二家一則李靖兵法一即此經其攻城具篇則取為攻城具守城具篇築城篇鑿濠篇弩臺篇烽燧臺篇馬鋪土河篇游奕地聽篇則取為守拒法水攻具篇則取為水戰

具濟水具篇則取爲軍行渡水火攻具篇火戰具篇則取爲火兵井泉篇則取爲識水泉宴娛音樂篇則取爲聲感人是佑之採用此書與李靖之書無異其必有以取之矣靖之兵法宋時已殘闕姓訛阮逸所傳又亂以僞本筌此經至今猶存惟篇首陰經總序及天地無陰陽篇有錄無書不知佚於何時今則無從校補矣

武經總要四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曾公亮丁度等奉勅撰晁公武讀書後志稱康

定中朝廷恐羣帥昧古今之學命公亮等採古兵法及本朝計謀方畧凡五年奏御仁宗御製序文其書分前後二集前集制度十五卷邊防五卷而十六卷十八卷各分上下後集故事十五卷占候五卷仁宗為等成令主然武事非其所長公亮等亦但襄贊太平未嫻將畧所言陣法戰具其制彌詳其拘牽彌甚大抵所謂檢譜角觝也至於諸番形勢皆出傳聞所言道里山川以今日考之亦多刺謬然前集備一朝之制度後集具歴代之得失

亦有足資考證者讀書後志別載王洙武經聖略十五卷乃寶元中西邊用兵詔洙編祖宗任將用兵邊防事迹爲十二門今已佚南渡以後又有御前軍器集模一書今惟造甲法二卷造神臂弓法一卷尚載永樂大典中其餘亦佚宋一代朝廷修講武備之書存者惟此編而已固宜存與史志相參也

虎鈐經二十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宋許洞撰洞字淵夫吳興人咸平三年進士爲雄

武軍推官免歸詔召試中書改烏江縣簿坐事變
姓名隱中條山與明之中吳紀聞謂洞平生以文
章自負所著詩篇甚多歐陽修嘗稱為俊逸之士
者是也是書卷首有洞進表及自序大意謂孫子
兵法奥而精學者雖於曉用李筌太白陰符經論
心術則秘而不言談陰陽又散而不備乃演孫李
之要而撮天時人事之變備舉其占凡六壬遁甲
星辰日月風雲氣候風角鳥情以及宣文設奠醫
藥之用人馬相法莫不具載積四年書成凡二百

十篇分二十卷名曰虎鈐經大都彙輯前人之說而參以已意惟第九卷所載飛鶚長虹重覆八卦四陣及飛轅寨諸圖爲洞自創耳其四陣統論自以爲遠勝李筌所纂其間亦多迂濶誕渺之說不足見諸施行然考漢書藝文志兵家者流有兵權謀兵形勢陰陽諸類凡七百餘篇葢古來有此專門之學今漢志所錄者久已亡佚而洞獨能掇拾遺文撰次成帙不可謂非一家之言錄而存之亦足以備一說也

何博士備論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何去非撰去非字正通浦城人元豐五年以特奏召廷試除右班殿直武學教授博士元祐四年以蘇軾薦換承奉郎五年出爲徐州教授軾又奏進所撰備論薦爲館職不果行是編即軾奏進之本軾狀稱二十八篇此本僅二十六篇葢佚其二也去非本以對策論兵得官故是編皆評論古人用兵之作其文雄快踔厲風發泉涌去蘇氏父子爲近蘇洵作六國論咎六國之賂秦蘇轍作六國

論咎四國之不救去非所論乃兼二意其旨尤相近故軾屢稱之卷首惟載軾薦狀二篇所以誌是書之緣起也卷末有明歸有光跋深譏是論之謬且以元符政和之敗歸禍本於去非夫北宋之釁由於用兵而致釁之由則起於狃習晏安廢弛武備驅不可用之兵而戰之故一試而敗再試而亡南渡以後卒積弱以至不振有光不咎宋之潰亂由士大夫不知兵而轉咎去非之談兵明代迂儒所見如是明所由亦以弱亡歟

守城錄四卷　永樂大典本

宋右正議大夫陳規在德安禦寇事蹟也規字元則密州安邱人中明法科靖康末金兵南下荆湖諸郡所在盜起規以安陸令攝守事連敗劇寇建炎元年除知德安府擢鎮撫使羣盜先後來攻隨機捍禦皆摧破去尋召赴行在又出知順昌與劉錡同却金兵又移知廬州兼淮西安撫使卒乾道中追封忠利眘敏侯立廟德安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凡分三種首爲規所撰靖康朝野僉言後序

朝野僉言本夏少曾作備載靖康時金人攻汴始末規在順昌見之痛當日大臣將帥捍禦失策因條列應變之術附於各條下謂之後序徐夢莘嘗採入北盟會編一百三十九卷中然其文與此大同小異疑傳録者有所刪潤也次曰守城機要亦規所作皆論城郭樓櫓制度及攻城備禦之方宋史本傳載規有攻守方畧傳世疑即此書次曰建炎德安守禦録乃劉陽湯璹所作璹淳熙十四年進士官德安教授尋訪規守城遺事作爲此書紹

熙四年除太學錄乃表上之案規本傳載乾道八年詔刻規德安守城錄頒天下爲諸守將法藝文志亦別有劉荀建炎德安守禦錄三卷而無薵書之名疑荀所撰者即乾道所頒之本薵書上於紹熙時距乾道已二十餘年或又據荀書而重加增定歟三書本各自爲帙不知何人始併爲一編觀書末識語則寧宗以後人所輯矣宋自靖康板蕩寓內淪胥規獨能支拄經年不可謂非善於備禦然此僅足爲守一城乘一障者應變之圖而不足

爲有國有家者固圉之本當時編爲程式原欲令沿邊肄習斯保殘疆然至元師南下直破臨安復爲東京之續卒未聞有一人登陴以抗敵者豈非本根先撥雖有守禦之術亦無所用歟伏讀

御題闡析精微抉汴梁喪敗之由申守在四夷之訓然後知保邦謀命自有常經區區輸攻墨守之技固其末務矣謹錄存是帙以不沒規一事之長並恭

錄

宸翰弁於簡端俾天下萬世知

聖人之所見者大也

武編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唐順之編順之有廣右戰功錄已著錄是書皆論用兵指要分前後二集前集六卷自將士行陣至器用火藥軍需雜術凡五十四門後集徵述古事自料敵撫士至堅壁推標凡九十七門體例畧如武經總要所錄前人傳說自孫吳穰苴李筌許洞諸兵家言及唐宋以來名臣奏議無不撫集史稱順之於學無所不窺凡兵法弧矢壬奇禽乙皆

能究極原委故言之俱有本末其應詔起爲淮揚巡撫勦倭也負其宿望虛驕恃氣一戰而幾爲寇困賴胡宗憲料其必敗伏兵豫救得免殆爲宗憲玩諸股掌之上然其後部署既定亦頗能轉戰蹙賊捍禦得宜著有成效究非房琯劉秩迂謬僨轅者可比是編雖紙上之談亦多由閱歷而得固未可概以書生之見目之矣

陣記四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何良臣撰良臣字惟聖會稽人弱冠棄諸生從

軍嘉靖間官至薊鎮遊擊是編皆述練兵之法一卷曰募選束伍教練致用賞罰節制二卷曰奇正虛實衆寡卒伍技用三卷曰陣宜戰令戰機四卷曰摧陷因勢車戰騎戰步戰水戰火戰夜戰山林谷澤之戰風雨雪霧之戰凡二十三類共六十六篇明之中葉武備廢弛疆圉有警大抵烏合以赴敵十出九敗故艮臣所述切切以選練爲先其所列機要亦多即中原野戰立說夫事機萬變應在一心蘇軾所謂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也明

代談兵之家自戚繼光諸書外往往捃摭陳言橫生鄙論如湯光烈之掘穽藏錐彭翊之木人火馬殆如戲劇惟直臣當嘉靖中海濱弗靖之時身在軍中目睹形勢非憑虛理斷攘袂坐談者可比在明代兵家猶爲切實近理者矣

江南經畧八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鄭若曾撰若曾有鄭開陽雜著已著錄是編爲江南倭患而作兼及防禦土寇之事八卷之中每卷又分二子卷卷一之上爲兵務總要卷一之下

爲江南內外形勢總考卷三之上至卷六之下分蘇州常州松江鎮江四府所屬山川險易城池兵馬各附以土寇要害卷七上下論戰守事宜卷八上下則雜論戰具戰備而終以水利積儲與蘇松之浮糧明季武備廢弛法令如戲倭寇恒以數十人横行數千里莫敢攖鋒土寇亦乘之不靖若曾此書蓋專爲當時而言故多一時權宜之計福建林潤時爲應天廵撫爲評而刋之所評亦多遷就時勢之言然所列江海之險要道路之衝僻守禦

之緩急則地形水勢今古畧同未嘗不足以資後

來之考證究非紙上空談檢譜而角觝者也

紀效新書十八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戚繼光撰繼光字元敬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

歷官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地方總兵官中軍都督

府左都督進太子太保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乃

其官浙江叅將時前後分防寧波紹興台州金華

嚴州諸處練兵備倭時作首爲申請訓練公移三

篇所謂提督阮者阮一鶚所謂總督軍門胡者胡

宗憲也次爲或問題下有繼光自註云束伍既有
成法信於衆則令可申苟一字之種疑則百法之
是廢故爲或問以明之蓋明人積習惟務自便其
私而置國事於不問故已在事中則攘功避過以
身之利害爲可否以心之愛憎爲是非已在事外
則嫉忌成功惡人勝已吠聲結黨倡浮議以掣其
肘繼光恐局外阻撓敗其成績故反覆論辨預之
簡端蓋爲當時文臣發也其下十八篇曰束伍曰
操令曰陣令曰諭兵曰法禁曰比較曰行營曰操

練曰出征曰長兵曰牌筅曰短兵曰射法曰拳經曰諸器曰旌旗曰守哨曰水兵各係以圖而爲之說皆閱歷有驗之言故曰紀效其詞率如口語不復潤飾蓋宣諭軍衆非如是則不曉耳或問第一條云開大陣對大敵比場中較藝擒捕小賊不同千百人列陣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後只是一齊擁進轉手皆難焉能容得左右動跳一人回頭大衆同疑焉能容得或進或退可謂深明形勢不爲韜畧之陳言第四篇中一條云若犯軍令便

是我的親丁姪也要依法施行厥後竟以臨陣回顧斬其長子可謂不愧所言矣宜其所向有功也

練兵實紀九卷雜集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戚繼光撰考隆慶二年繼光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至鎮上疏請浙東殺手礮手各三千再募西北壯士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訓練此書乃載其練兵實效一練伍法二練膽氣三練耳目四練手足五練營陣六練將其附載雜集一儲練通論二將官到任三登壇口授

四軍器制解五車步騎解益繼光為將精於訓練
臨事則飈發電舉當世稱為戚家軍今以此書考
其守邊事蹟無不相符非泛撫韜畧常談者比繼
光初到鎮疏有云教兵之法美觀則不實用實用
則不美觀此書標曰實紀徵實用也考登壇口授
云時惟庚午夏六月諸邊新臺肇建過半奏奉暫
停以舉練事庚午為隆慶四年又考繼光請刊此
書移文云擬定教練已經二年今將條約通集成
帙則是書成於隆慶五年辛未矣明史本傳稱薊

鎮十七年中易大將十八率以罪去繼光在鎮十六年邊備修整薊門宴然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又稱所著紀效新書練兵事實談兵者遵用焉此本題曰練兵實紀與史不同或史偶悞一字歟

右兵家類二十部一百五十三卷皆文淵閣著錄

子部十

兵家類存目

握機經三卷握機緯十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曹允儒撰允儒字魯川太倉人是書首載風后古文一十九字次載太公望增衍三百六十五字次載宋阮逸所撰李衛公問對中六十七字採輯諸家註釋於衡衙風雲諸陣皆繪爲圖凡三卷又以孫子十三篇吳子六篇爲握機緯孫子輯諸家

訓釋凡十三卷吳子惟用劉寅註凡二卷考千頃堂書目有元八孫子握機緯十三卷劉寅吳子握機緯二卷書名卷數與此書一一相合其即得此書之殘本誤爲標目歟據王世貞序稱崑山明齋王氏與念菴羅公荆川唐公因倭變力研窮之而以其說盡授之曾川曹君曹君向與戚大將軍南之戚深以爲然數數向予稱道之云云則確非元人及劉寅作矣然以孫吳二子加以緯名亦殊杜撰二子之書各明一義與握機不相發明也

握機經解一卷 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瓛撰瓛字妁旦絳州人是編据李衛公問對以握機經三百八十四字皆太公增衍之文因捃摭往說並據已見爲之集註考李衛公問對三卷本宋阮逸僞撰瓛乃据以定此書爲太公之文殊不足信後附增衍握奇經六十八字自註云相傳宋阮逸擬作則亦明知其僞矣

太公兵法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案此書首列天陣地陣人陣之名其說出於六韜

而風雲日星等占皆以七言詩句爲歌訣辭甚鄙俚其僞托不待辨也

孫子參同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此本不知何人所輯前有凡例又有萬歷庚申吳興松筠館主人序亦不署姓名其板用朱墨二色與世所稱閔板者同疑爲烏程閔氏刻也所採註釋列曹操李筌杜牧王晳張預賈林梅堯臣陳皡杜佑孟氏何氏解元張鏊李材黄治徵十五家所採批評列蘇洵王圻唐順之王世貞陳深李贄梅

國朝焦竑鄭文焕陸宏祚十家而卷中不盡見卷中所見如茅坤王鏊之類卷首又不列名其凡例稱卓吾子以吳子司馬法李靖問答六韜三畧集其品類分列十三篇後今悉從之又稱今旁集諸書廣采事實以補前人所未備又稱批點悉係鳳洲了凡原筆而評則蘇王諸家並存又稱卓吾參同具載叢書中原有梅司馬評點並不擅改所言輾轉糾紛無從得其端緒蓋坊賈湊合之本故漫無體例如是也

孫子彙徵四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鄭端撰端有政學編已著錄攷孫子十三篇舊註見於史志及諸家書目者今多不傳傳者亦多散見諸書罕專行之完本端此編彙集衆說兼采古來談兵之言足與孫子發明者附錄於各句之下頗爲詳備然徵引太冗如作戰篇公家之費節注內所錄車馬器械之論於車則全載考工記於馬則悉引相馬經於弓矢戈戟脾棒鈀鏡等類則縷陳演習攻打之法極其瑣細亦博而不精者也

其書每卷皆標曰孫武子集解廣義而端自序則
又題曰孫子彙徵未詳二名孰先孰後今姑從端
自序之名焉

十六策一卷永樂大典本

此本載永樂大典中舊題漢諸葛亮撰考亮所著
作陳壽三國志詳列於本傳之後初無是書之名
故晁公武讀書志疑附託者所爲又晁志曰有序
稱謹進便宜十六事是尚有僞撰亮序文今本不
載而末有李華跋云泰和五祀中秋日閱圖書得

此集因錄一本旣竟而題於此革字君美河津人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貞祐中爲吏部尚書葢晁氏所據宋人本此則金人本耳又晁氏稱六曰治民今本作治八十二曰治亂今本作治政十六曰陰察今本作陰誠亦小小異同然皆不足究詰也

將苑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舊本題漢諸葛亮撰前有明僉都御史甯仲升序謂出於士人周源所藏考此書諸家不著錄至尤袤遂初堂書目乃載其名亦稱亮撰葢僞書之晚

出者又明焦竑經籍志更有亮心書六軍鏡心訣

兵機法諸書益爲依託蓋宋以來兵家之書多託

於亮明以來術數之書多託於劉基委巷之談均

無足與深辨者耳

心書一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漢諸葛亮撰書中皆言爲將用兵之法陶

宗儀說郛作新書明宏治閒關西劉讓鋟之於木

始改名心書附以出師二表嘉靖中夔人張鋭重

刊增入夔門圖前載讓序後有郥鄉進士寇韋跋

皆以爲眞出於亮考五十篇內之文大都竊取孫子書而附以迂陋之言至不足道葢妄人所僞作又出於將苑之後也

兵要望江南詞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是書詳述兵家占候凡三十二門各以望江南詞括之崇文總目題武安軍左押衙易靜撰葢唐人也晁公武讀書志則稱舊題黃石公以授張良其妄殆不待辨此本又題唐李靖撰案段安節樂府雜錄望江南詞本李德裕爲亡妓謝秋娘作則其

詞起於中唐世傳海山記隋煬帝作實出僞託靖

在唐初安得預擬是詞推厥所由蓋以望江南詞

始德裕德裕實封衛國公言兵者多稱靖靖亦封

衛國公此書以望江南談兵遂合兩衛公而一之

耳末附李淳風占風法諸葛亮氣候歌前有梁楨

明三年安邱劉鄴序均詞意凡鄙亦僞託也

武經體註大全會解七卷內府藏本

國朝夏振翼撰振翼字遜誾蕪湖人孫子等七書武

科用以試士故相傳謂之武經振翼因依五經講

章例作體註以訓釋之冠以胡秉中射學摘要一篇蓋坊間通俗之本也

謹案四庫編纂之例凡註古書者仍以古書之時代爲次則此書當列孫子彙徵後然七書合爲一編實始於宋元豐中又與自爲一書者不同故今移冠宋人兵書之前

將鑑論斷十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舊本題宋戴少望撰考沈光作戴溪岷隱春秋傳序稱其字曰少望則此書當爲溪作然溪以淳熙

五年登第開禧中尚官資善堂說書而此書自序題紹興辛酉爲高宗十一年下距其登第之歲三十八年距開禧元年更六十五年溪不應如是之老壽疑別一人其名偶與溪字同也是書採輯古來善用兵者始於孫武終於郭崇韜凡九十三人各以時代爲次每人之下皆以一語標目評其得失而反覆論其所以然大抵多爲南渡後時事而發如第一條議孫武之徒能滅楚終於恃強以亡吳蓋隱以比金兵破汴之事第二條稱范蠡能復

吳仇爲春秋大夫第一則又隱激諸將恢復之心而恥弁一條寶憲一條尤三致意焉然大旨主於尚仁義賤權謀尊儒者抑武臣至以能讀三略之書者始可以立功則又衣冠而拯焚溺與南渡事勢迥乎不合矣此本爲宋麻沙板明武定侯郭勛嘗重刻之前有正德十年達賓序題曰將鑑博議與宋板不同考永樂大典已列爲將鑑博議則其來久矣

江東十鑑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李舜臣撰舜臣字子思井研人乾道二年進士

官成都府教授擢宗正寺主簿事蹟具宋史本傳

是編蒐輯江東戰勝之迹上起三國下至六朝共

得十事一曰周瑜赤壁之戰二曰祖逖譙城之戰

三曰褚裒彭城之戰四曰桓溫灞水之戰五曰謝

元淝水之戰六曰劉裕關中之戰七曰到彥之河

南之戰八曰蕭衍義陽之戰九曰陳慶之洛陽之

戰十曰吳明徹淮南之戰皆先敘其事次加論斷

葢宋自高宗南渡偏據一隅地處下游外臨勍敵

岌岌乎不能自保故舜臣特作此編以勵戰氣然自古以來無以偏安江左而能北取中原者舜臣徒爲大言未核事勢也明姚廣孝等編緝永樂大典特録其書殆以廣孝吳人故借以誇鄉邦之形勝又成祖詔修是書之時猶在南都故廣孝等遷就其說不知明太祖之得天下實緣起於江北與漢高祖畧同又以崛起方新之氣乘元綱縱弛盜賊蠭起之後故席捲長驅混一海内非地形可據之故也成祖篡立之後終於北遷則金陵之不爲

勝地審矣恭讀

皇上御題綜括南北之大勢洞燭往古之得失用以闢

舜臣之虛談揭廣孝之私意經緯天地

睿鑒高深爲萬古定評非尋常管蠡之見所能窺測萬

一也考永樂大典所載尚有地圖此本無之葢傳

寫佚脫然舜臣持論旣謬則其圖之有無固亦不

足計矣

美芹十論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宋辛棄疾撰棄疾字幼安歷城人官至龍

圖閣待制進樞密都承旨卒謚忠敏是書皆論恢復之計其審勢察情覲釁三論所以明敵之可勝其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徵久任詳戰七論所以求已之能勝卷末又載上光宗疏一篇論荆襄上流爲東南重地疏一篇論江淮疏一篇議練民兵守淮疏一篇則後人所附入也然史不言棄疾有此書考江西通志載臨川黃兌字悅道紹興進士官至朝議大夫甞獻美芹十策進取四論此或兌書後人僞題棄疾歟

江東十考一卷 永樂大典本

宋李道傳撰道傳字貫之舜臣子也官至太常博士知果州謚文節事迹具宋史儒林傳是書前有自序曰孝宗元年方事恢復時先君初仕討論南北門事著江東勝後之鑑十篇上之竊謂戰勝存乎備具退守存乎人心因復考六朝備具之實曰屯兵之地曰統兵之任曰取兵之制曰財賦之出曰出師之途曰饋運之方曰舟師之利曰出騎之用曰守城之規曰守江之要凡十篇參之古今論

其大畧云云葢以補其父之書然皆儒生坐談之見也

南北十論一卷永樂大典本

案此書載永樂大典題曰許學士撰不著其名葢亦南宋人也十論僅存其八曰吳曰蜀曰東晉曰宋曰齊曰梁曰陳曰元魏末曰天下之物本吾所有而吾取之則其理順非吾所有而吾爭之則其事逆又曰晉氏以土六合爲家子孫雖播遷而天下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地吾地民吾民城邑吾

之城邑因其有以用之如反覆手之易褚裒北伐青兖之民襁負來歸桓溫至灞上父老爭迎牛酒𨽻至劉裕入長安秦民咸相告語指咸陽宫殿爲晉人第宅而數子之無成者皆其自失之嗚呼民心如此境土不復君子不以責晉而誰責也其隱諷南渡君臣可謂切矣然東晉中原雲擾羣雄各據一隅建炎紹興以來則金憑全盛之勢宋當積弱之餘其勝負又當别論耳

百將傳一百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張預撰翟安道註預字公立東光人安道字居仁安陽人其書采歷代名將百人始於周太公終於五代劉鄩各為之傳而綜論其行事凡有一節與孫武書合者皆表而出之別以孫子兵法題其後蓋欲述古以規時亦戴少望將鑑論斷之類然其分配多未確當立說亦未免近迂仍為宋人之談兵而已矣

八陣合變圖說無卷數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龍正撰正武都人正德中裴陽湛章巡撫四川

駐兵漢中遣人至魚復江圖八陣壘石正時在章
幕中遂推演爲圖說刊於蜀中

北邊事跡一卷 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明王瓊撰瓊有晉溪奏議已著錄瓊在嘉靖初總
督三邊軍務因集歷代守邊得失及所條畫奏疏
合爲一書大旨主於花馬池一路三百里及環縣
至蘭州八百里皆築牆掘塹以爲臨邊設險之計
又欲仿趙充國故策於甘肅屯田以備戰守葢當
時兵力不能及遠故其所設施止於如此後附設

險守邊圖則所起邊牆及剷削崖谷之道里尺寸也

西番事蹟一卷 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明王瓊撰瓊總督三邊時出兵討土魯番撫定其部族而誅其不順命者因爲此書歷叙漢先零宋岷洮諸羌叛服之事而以當時用兵始末附之其論王安石遣王韶西征事許其能詰兵戎以強宋室而斥史臣以安石爲開邊生事之非蓋亦有見於明世邊備之不修而爲是言歟前有王九思序

稱關中士大夫作爲詩歌以紀其盛題曰元老靖邊屬九思序之而書中實無詩歌序與書頗不相應疑刊書者誤取他序以冠此冊也

海寇議一卷戸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明萬表撰表字民望鄞縣人正德末武進士累官都督同知僉書南京中軍都督府時值海寇出沒爲江浙患表推原禍本以爲姦民通番者所致因爲此議上之當事歷叙逋逃嘯聚始末甚詳其後倭亂大起表結少林僧習格鬭法屢殲其衆葢本

能以才畧自顯者宜其所言之具有先見也案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表海䖏前後議一卷此乃袁褧採入金聲玉振集者所錄僅一卷疑已佚其後議又訛䖏爲范尤爲失考矣

塞語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尹耕撰耕有南泰紀畧已著錄是書作於嘉靖庚戌皆言捍禦塞北諸部之術一曰邊情二曰形勢三曰城塞四曰乘塞五曰出塞六曰抽丁七曰官軍戸八曰練習九曰保馬十曰民堡十一曰齎

幾耕以邊才自負其言頗縱橫博辨然亦書生紙

上之談也

備倭記二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卜大同撰大同字吉夫秀水人嘉靖戊戌進士

由刑部主事歷任湖廣按察司僉事弭蘄黃盜有

功陞布政司參議又有平苗功終於福建巡海副

使是編即其官福建時講求備倭之術而作也上

卷分八篇曰制置曰方畧曰將領曰士卒曰烽堠

曰險要曰戰艦曰邊儲下卷分二篇曰奏牘曰策

議所言頗簡畧不足以資考核又喜徵古事尤屬空談其書本名備倭圖記原本卷首尚有海圖此本佚之遂併書名刪去圖字然浙江鮑士恭家舊本尚題備倭圖記也

兩浙兵制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侯繼國撰繼國號龍泉金山衛人世襲指揮使是書第一卷首列全浙海圖附以說並及沿革兵制又析杭嘉湖三府為一圖寧紹二府為一圖台金嚴三府為一圖溫處二府為一圖圖後均有說

併詳列其兵制烽堠倭犯第二卷識造戰船福船鳥船沙船號船火器軍器及營操甲操哨操伍操等圖第三卷識倭誓始末第四卷為日本風土記於一時海防軍政最為詳悉惟日本風土記有錄無書疑裝緝者偶佚之也考明世宗本紀二十年五月倭犯朝鮮陷王京朝鮮王李昖奔義州求救二十一年正月李如松攻倭於平壤克之四月倭棄王京逃使小西飛請款二十三年正月封平秀吉為日本國王二十四年九月平秀吉抗不受封

復倭朝鮮此書中倭警始末載朝鮮國王奏二十一年九月十月十一月倭賊仍於慶州機張縣蔚山郡醴陽縣梁山郡等處肆意攻掠而經略宋應昌爲倭奏請封貢乃即在此數月內則倭之請貢非實可知又載充龍港船商許豫偵知倭賊初敗於平壤即食盡矢窮思逃無路乃以封貢議和是墮其計又稱倭賊來詐議和後新造大艘十餘隻將欲爲亂恐和非實與李昖所奏情事相符乃應昌力主和議反斥李昖妄奏是二十四年日本之

叛應昌罪無可辭此書實可以曲證史事而應昌所著經畧復國要編於李旼之奏許豫之偵遼東巡按之訐概不錄入則自張其功而匿其短也此書又可以勘其謬矣

將將紀二十四卷內府藏本

明李材撰材有李見羅書已著錄是書大旨專重御將而首卷至九卷詳載漢唐宋七帝本紀之文牽連並書殊無斷制十卷至二十一卷分別得失用爲法戒自虞夏迄於南宋各綴數條亦未完備

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援撫經文旁及子史議論尤迂據明史本傳材於隆慶中官廣東按察使僉事嘗破羅旁賊屢殲倭寇萬歷中官雲南按察使備兵金騰時又屢破緬甸之衆則非全不知兵者而其書乃拘腐如是蓋材以講學著名恐儒者以不談王道病之故也

運籌綱目八卷決勝綱目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葉夢熊撰夢熊字南兆歸善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南京工部尚書事迹附見明史魏學曾傳此

編乃其以都御史兼兵部侍郎總督三邊時所作
運籌綱目凡八卷爲綱八爲目八十綱目之下俱
有統論各採史事以證之決勝綱目凡十卷俱以
二字標目不立總綱目凡百條亦前綴統論證以
史事惟運籌綱目列史事而評之決勝綱目先立
說而以史事證之爲體例小異耳夢熊官陝西巡
撫時曾請討撦力克與經畧不合朝廷右經畧而
絀其議後移甘肅有討賊功蓋亦留心韜鈐者然
兵機萬變轉瞬勢移田單火牛再用則敗是固不

可以成法拘耳

軍權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何良臣撰良臣有陣紀已著録是書分國本國禁兵本兵祕禮士士遇馭士士品握機揣情必慮必克將事將誠任將軍範術占凡十七目一百七十四篇中間有云募選之事付諸有司欺昧朦朧上下交蔽又云將不識兵兵不識將卒然有事實無以支皆譏切時政之語自序稱早歲事戎行足跡徧寰宇而累於談忌困於貪胥葢亦發憤而著

書者也

倭情考畧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郭光復撰光復武昌人官揚州府知府考萬歷己丑進士别有一郭光復順天固安人官至右副都御史遼東廵撫姓名偶同非一人也嘉靖中東南屢中倭患而揚州當江海之衝被害尤甚光復以為必得其情始可籌備禦之術因攷次所聞為此編首總論次事畧次倭患次倭術次倭語次倭好次倭船次倭刀載其情狀頗詳盡亦知己知彼

之意而得諸傳聞未必一一確實也

長子心鈐無卷數　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明戚繼光撰繼光有練兵實紀已著錄考書中對壘號令一條云南塘戚少保謂此爲束伍第一陣法屢戰屢勝皆由於此則非繼光所自爲矣又車營一條云一放厠所節不錄又取散長蛇陣一條云以板子鳴一聲註曰其制未詳則明爲後人抄撮繼光舊文僞題此名以繼光練兵實紀校之皆一一具載也

涖戎要畧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舊本題明戚繼光撰即練兵實紀中之條約或先有此冊後乃載入書中或後人於書中鈔出別行則均不可知矣

武備新書十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明戚繼光撰與繼光紀效新書大同小異仍冠以繼光紀效新書序其手足篇中火器諸圖下題曰崇禎庚午仲秋羽南彭翔謹錄祕藏考繼光卒於萬歷丁亥則必非繼光手著矣首有四明

謝三省訂正字當即三省所損益改此名也其中如火龍捲地飛礮雕木爲虎豹之形以輪觜之使口中出火飛馬天神及木人火馬天雷砲並以木爲人縛於馬上俑以紙甲冑而藏砲於腹以火爇馬尾使之衝敵殆於兒戲明季談兵者如是其亡國非不幸也

古今將畧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案明史藝文志載此書千頃堂書目載此書皆作馮孜撰孜字原泉桐鄉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湖

廣布政使此刊本則題馮時寧以一甫撰前有李維楨序亦稱時寧所作維楨登隆慶戊辰進士與孜同年似不應有誤然孜六世孫浩有此書跋稱孜生三子次曰時寧孜沒時僅六歲及年漸長忽有志習武乃妄竊父書鑿改已名且求父之同年李維楨爲序維楨詭隨狥物竟不爲之是正云云其語出馮氏子孫當必有據然則此書實孜所撰刊本及序皆作僞不足信也書分元亨利貞四集採自黃帝迄明代以戰功顯者錄其事蹟而以孫

吳諸書所載兵法證之體例與宋張預百將傳相近特隨事節錄不立全傳為異耳

嶺西水陸兵紀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盛萬年撰萬年字恭伯秀水人萬歷癸未進士官至江西按察使遷雲南布政使未上卒是編乃萬年官廣西按察使時值倭入寇萬年擊破之因增設戰船繕治營壘益兵練卒為善後計以黿白吳川東南濱海番舶內犯二地先受其害遂審度地勢布置堡寨圖其兵弁制度及巡船款式以成

此書其陸路則由電白吳川至於高州添置員弁

凡郵傳之政及攻守之器悉載焉歲久板佚此本

乃

國朝雍正辛亥其裔孫熙祚署吳川縣知縣卽萬年

駐兵之地因校其舊本重梓以行

劍草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熊明遇撰明遇字子良進賢人萬歷辛丑進士

官至兵部尚書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摘取古今

名將事蹟爲之論斷凡百餘條蓋隨筆劄記之文

不足以當著述之目

嶺南客對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舊本題粵西舜山子撰不著姓名所紀有王守仁事則嘉隆以後人也其書以粵中猺獞嘯聚時出刼掠爲居民行旅之害有司不能制故設爲賈客問答以推究其得失大畧謂官軍畏怯好利將帥營求冒功必得老成而任之合四省兵力明賞罰嚴號令始可成功其云府江之賊東則荔浦西則宣威古田修仁兩江等處亦間有之蓋指桂林平

樂二府所屬猺人而言即明史土司傳所稱設防置戍世世為患者也是編所陳方畧雖未必切中事機然亦可見當時疆吏措置乖方不能綏靖致起草茅之竊議矣

左氏兵畧三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禹謨撰禹謨有經籍異同已著録是編乃其任兵部司務時所撰嘗疏進於朝其例取左傳之叙及兵事者以次排纂仍從十二公之序其事相類者則不拘時代類附於前又襍引子史證明之

而斷以已意謂之捫蝨談非惟無關於春秋併無關於左傳特借以談兵而已考五代史敬翔傳曰梁太祖問翔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紀何等事翔曰諸侯戰爭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為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云云是左氏兵法至五代已不可用而禹謨進疏乃請勅下該部將副本梓行俾九邊將領人手一編是與北向誦孝經何異明季士大夫之迂謬至於如是欲不亡也得乎

類輯練兵諸書十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董承詔編承詔武進人萬歷丁未進士天啟中官至浙江左布政使是書輯錄戚繼光談兵之言繼光所著有紀效新書練兵實紀儲練通論哨守條約四書承詔薈萃其說刪除繁複編為十六類曰奏疏曰條議曰將略曰兵紀曰賞罰曰陣曰營曰戰曰操曰哨守曰長兵曰短兵曰聲類曰色類曰什器曰儀節而以汪道昆所作繼光墓誌及承詔所作小傳冠於首

火器圖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顧斌撰斌字質夫晉江人萬歷己酉舉人官廣東信宜縣知縣調錫府左長史是編言軍中火攻之具甚詳然大抵斌以意造之如所製木人騎馬之類頗近兒戲其火藥器具皆取天地星宿之數太極兩儀之象亦殊爲迂濶前有火器原火攻要二篇多摭拾紙上之談又末有風雨賦一篇謂戡比以占天文有無一失是尤不必然之事也

兵機類纂三十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張龍翼撰龍翼字羽明松江人是書取古今言兵事者自春秋左氏傳而下至於元明分爲三十二類每類中又各析子目所載明事尤詳大抵書生紙上談也第三十一卷專言陣勢然陣法未載圖式殊爲闕畧其凡例云篇中如陣法器械之類不詳圖說者慮或冗濫亦爲文飾其詞葢是書之作本爲武闈答策之用故可畧則畧耳

廣名將譜十七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首題黃道周註斷前有崇禎癸

求道周序稱卽舊本芟其繁文出其精要入妙旁批有疑夾註又總斷結其智勇之所在云云詞意弇陋決不出道周之手殆坊肆所依托其目錄後幅割裂亦似非足本

左畧一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曾益撰益字子謙山陰人其書專摘左傳所言兵事凡五十六篇每條標以名目陳禹謨左氏兵畧尚援引他書疏通證解此但摘錄傳文益無可采矣

談兵髓七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題西浙囂囂生撰不著名氏首為談兵髓說稱自黃帝用兵以來兵法不廢天時故日月星辰風雲節候皆用兵者所宜知然其所載如黃赤道渾天儀寒暑晝夜長短諸說多涉律歷家言於兵事無可徵驗蓋亦襍綴成書初無秘授也前有王洽序洽字和仲臨邑人萬歷甲辰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序作於天啟甲子蓋其巡撫浙江之時則所為囂囂生者亦明末人矣

殘本金湯十二籌八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李盤撰盤字小有揚州人是書以十二籌爲名而今所存者一曰籌修備二曰籌訓練三曰籌積貯四曰籌制器五曰籌淸野六曰籌方略七曰籌水戰八曰籌制勝已闕其四籌蠹斷爛不完之本矣所言皆團練鄉勇捍禦土寇之計襍引古事以證之多不切合亦頗支蔓如無糧無水不可以守三尺童子能知之而臚列前代絶糧絶水之故實以爲鑒戒連篇累牘殊爲浪費筆墨所列飛鎗飛

刀諸法及以桐油雞卵抛擲敵船使滑不能立諸計亦頗近戲劇也

左氏兵法測要二十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宋徵璧撰徵璧原名存楠字尚木華亭人是書節畧左氏所紀兵事而論其得失春秋車戰事與後世逈異徵璧引以談兵殊不達時變

兵鏡十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鄧廷羅撰廷羅字叔奇號偶樵江寧人順治中拔貢生官至湖廣荊南道是編凡孫子集註一卷

十三篇各爲評釋其作戰一篇移爲第三九變一篇改爲軍變而刪其與地形篇重出五句九地一篇謂原本重複爲之改正殊嫌竄亂舊文次爲兵鏡或問上下卷各十五篇次爲兵鏡備考八卷則於十三篇中摘其要語爲綱而羅列史事以互證其說頗爲叢雜

武備志畧五卷內府藏本

國朝傅禹撰禹字服水義烏人是編惟抄撮武經諸書及明茅元儀武備志别無特見

歷代車戰叙畧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張泰交撰泰交字洎谷陽城人康熙壬戌進士官至浙江廵撫是書皆剽朱章俊卿山堂考索後集車戰篇之文而稍附益之別無考正如述國車戰而齊侯伐衛之先驅申驅失載叙唐代而裴行儉之糧車李光弼之楄車亦失載叙明代而給事中李侃所奏之藏車總兵官張泰所造之獨馬小車定襄伯郭登之倣古偏箱車皆不能徵引蒐不免於疎漏

練閱火器陣記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薛熙撰熙字孝穆蘇州人是書記康熙二十五年江南提督張雲翼演教礮弩之事所言陣法頗詳然皆訓練常制也

右兵家類四十七部三百八十八卷 內二部無卷數 皆附存目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一

子部十一

法家類

刑名之學起於周季其術爲

聖世所不取然流覽遺篇兼資法戒觀於管仲諸家可以知近功小利之隘觀於商鞅韓非諸家可以知刻薄寡恩之非鑒彼前車即所以克端治本曾鞏所謂不滅其籍乃善於放絕者歟至於凝㠓所編和凝和㠓父子相繼撰疑獄集闡明疑獄桂吳所錄桂萬

榮吳訥相續撰棠陰比事矜慎祥刑並義取持平道資弼教雖類從而録均隸法家然立義不同用心各異於虞廷欽恤亦屬有裨是以仍準舊史録此一家焉

管子二十四卷大理寺卿陸錫熊家藏本

舊本題管仲撰劉恕通鑑外紀引傅子曰管仲之書過半便是後之好事所加乃說管仲死後事輕重篇尤復鄙俗葉適水心集亦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

之當是春秋末年今考其文大抵後人附會多於仲之本書其他姑無論卽仲卒於桓公之前而篇中處處稱桓公其不出仲手已無疑義矣書中稱經言者九篇稱外言者八篇稱內言者九篇稱短語者十九篇稱區言者五篇稱雜篇者十一篇稱管子解者五篇稱管子輕重者十九篇意其中孰爲手撰孰爲記其緒言如語錄之類孰爲述其逸事如家傳之類孰爲推其義旨如箋疏之類當時必有分別觀其五篇明題管子解者可以類推必

由後人混而一之致滋疑竇耳晁公武讀書志曰劉向所校本八十六篇今亡十篇考李善註陸機猛虎行曰江邃文釋引管子云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能恥之況與惡人同處今檢管子近亡數篇恐是亡篇之內而邃見之則唐初已非完本矣明梅士享所刊又復顛倒其篇次如以牧民解附牧民篇下形勢解附形勢篇下之類不一而足彌爲竄亂失眞此本爲萬歷壬午趙用賢所刊稱由宋本翻雕前有紹興巳未張嵲後

跋云舛脫甚衆頗爲是正用賢序又云正其脫誤者逾三萬言則屢經點竄已非劉向所校之舊然終逾於他氏所妄更者在近代猶善本也舊有房元齡註晁公武以爲尹知章所託然考唐書藝文志元齡注管子不著錄而所載有尹知章注管子三十卷則知章本末託名殆後人以知章人微元齡名重改題之以炫俗耳案舊唐書知章絳州翼城人神龍初官太常博士睿宗卽位拜禮部員外郎轉國子博士有孝經注老子注今並不傳惟此

注藉元齡之名以存其文淺陋頗不足采然蔡絛鐵圍山叢談載蘇軾蘇轍同入省試有一題軾不得其出處轍以筆一卓而以口吹之軾因悟出管子註則宋時亦採以命題試士矣且古來無他注本明劉績所補注亦僅小有糾正未足相代故仍舊本錄之焉

管子補注二十四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明劉績撰績有三禮圖已著錄管子舊註頗爲疏畧故宋張嵲跋其後曰管子書多古字如專作搏

䛐作貣寄作侑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大匡載
召忽語曰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
也註乃謂召忽呼管仲爲兄曰澤命不渝注乃以
爲恩澤之命不可徧舉黄震日抄亦曰管子注釋
最多牴牾四傷之篇誤名百匿而以四傷名七法
之篇幼官篇首章云若因夜虛守靜人物則皇其
後方之圖本可覆也乃衍人物二字不知叅對以
夜虛爲句守靜人物自爲句方以人物則皇爲句
而曲爲之說曰聽候人物也幼官五圖以形生理

爲句而中央之註獨以形生屬上文明法篇以比周以相匿爲句而下又云忘主死交其後方之明法解可覆也乃以相爲匿是爲句而曲爲之説曰匿公是而不行也五法之章曰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分如分地之利之分乃釋云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立政之章曰道塗無行禽指人言之謂其爲能行之禽耳乃釋云無禽獸之行版法篇云悦在施愛有衆在廢私今因缺文而云悦在施有衆在廢私不成文矣云云其抉摘皆中理績

本之以作是註故於舊解頗有匡正皆附於原註之後以續按別之雖其循文詮解於訓詁亦罕所考訂而推求意義務求明愜較原註所得則已多矣案明有兩劉績一爲山陰人字孟熙千頃堂書目載此書於績名下注江夏人則爲字用熙者無疑坊刻或題曰宋劉績誤也

鄧析子一卷 少詹事陸費墀家藏本

周鄧析撰析鄭人列子力命篇曰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詞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

子產之治子産屈之子産執而戮之俄而誅之劉歆奏上其書案高似孫子畧誤以此奏為劉向今據書錄解題改正則曰於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年而子產卒子太叔嗣為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駟歂嗣為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然則列子為誤矣其書漢志作二篇今本仍分無厚轉辭二篇而併為一卷然其文節次不相屬似亦掇拾之本也其言如天於人無厚君於民無厚父於子無厚兄於弟無厚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則其旨同於申韓如令煩則民詐

政擾則民不定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則其旨同於黃老然其大旨主於勢統於尊事覈於實於法家為近故竹刑為鄭所用也至於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一條其文與莊子同析遠在莊周以前不應預有勦說而莊子所載又不云鄧析之言或篇章殘缺後人摭莊子以足之歟

商子五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秦商鞅撰鞅事迹具史記鞅封於商號商君故漢志稱商君二十九篇三國志先主傳註亦

稱商君書其稱商子則自隋志始也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漢志二十九篇今二十八篇已亡其一晁公武讀書志則云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讀書志成於紹興二十一年既云已佚三篇書錄解題成於宋末乃反較晁本多二篇殆兩家所錄各據所見之本故多寡不同歟此本自更法至定分目凡二十有六似即晁氏之本然其中第十六篇第二十一篇又皆有錄無書則併非宋本之舊矣史記稱讀鞅開塞書在今本爲第七篇文義甚明而

司馬貞作索隱乃妄爲之解爲晁公武所譏知其書唐代不甚行故貞不及睹又文獻通考引周氏涉筆以爲鞅書多附會後事擬取他詞非本所論著然周氏特據文臆斷未能確證其非今考史記稱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惠王乃車裂鞅以徇則孝公卒後鞅即逃死不暇安得著書如爲平日所著則必在孝公之世又安得開卷第一篇即稱孝公之謚殆法家者流掇鞅餘論以成是編猶管子卒於齊桓公前而書中屢稱桓

公耳諸子之書如是者多旣不得撰者之主名則亦姑從其舊仍題所託之人矣

韓子二十卷 內府藏本

周韓非撰漢書藝文志載韓子五十五篇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阮孝緒七錄載韓子二十卷篇數卷數皆與今本相符惟王應麟漢藝文志考作五十六篇殆傳寫字誤也其注不知何人作考元至元三年何犿本稱舊有李瓚註鄙陋無取盡爲削去云云則註者當爲李瓚然瓚爲何代人犿未之言

王應麟玉海已稱韓子註不知誰作諸書亦別無

李瓚註韓子之文不知𤣥何所據也𤣥本僅五十

三篇其序稱內佚姦刼一篇說林下一篇及內儲

說下六微內似煩以下數章明萬歷十年趙用賢

購得宋槧與𤣥本相校始知舊本六微篇之末尚

有二十八條不止𤣥所云數章說林下篇之首尚

有伯樂教二人相踶馬等十六章諸本佚脫其文

以說林上篇田伯鼎好士章逕接此篇蟲有蚘章

和氏篇之末自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王之害也

以下脫三百九十六字姦劫篇之首自我以清廉事上以上脫四百六十字其脫葉適在兩篇之間故其次篇標題與文俱佚傳寫者各誤以下篇之半連於上篇遂求其下篇而不得其實未嘗全佚也今世所傳又有明周孔教所刊大字本極為清楷其序不著年月未知在用賢本前後考孔教舉進士在用賢後十年疑所見亦宋槧本故其文均與用賢本同無所佚缺今即據以繕錄而校以用賢之本考史記非本傳稱非見韓削弱數以書諫

韓王韓王不能用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又云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其孤憤五蠹之書則非著書當在未入秦前史記自叙所謂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者乃史家駁文不足為據今書冠以初見秦次以存韓皆入秦後事雖似與史記自叙相符然傳稱韓王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之藥使自殺計其間未必有暇著書且存韓一篇終

以李斯駁非之議及斯上韓王書其事與文皆爲未畢疑非所著書本各自爲篇非歿之後其徒收拾編次以成一帙故在韓在秦之作均爲收錄併其私記未完之藁亦收入書中名爲非撰實非非所手定也以其本出於非故仍題非名以著於錄焉

疑獄集四卷補疑獄集六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疑獄集四卷五代和凝與其子㠓同撰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初爲梁義成軍節度從事唐天成中

官翰林學士唐亡入晉官至左僕射晉亡入漢拜
太子太傅封魯國公漢亡入周至顯德二年乃卒
事迹具五代史雜傳㠓據此書題其官曰中允其
始末則不可詳矣書前有㠓序及至正十六年杜
震序陳振孫書錄解題稱疑獄三卷上一卷為凝
書中下二卷為㠓所續今本四卷疑後人所分也
補疑獄集六卷明張景所增共一百八十二條所
記皆平反冤濫抉摘姦慝之事俾司憲者觸類旁
通以資啟發雖人情萬變事勢靡恒不可限以成

法而推尋故迹舉一反三師其意而通之於治獄亦不無裨益也書中間有按語稱訥曰者不著其姓又包拯杖吏一條稱桂氏取以載入篇中愚特取以終篇云云亦不言桂氏為誰蓋剽掇桂萬榮吳訥之書不著所出又復刊削不盡是亦不去葛龔之類矣景號西墅汝陽人嘉靖癸未進士此書乃其官監察御史時作也

折獄龜鑑八卷永樂大典本

宋鄭克撰是書宋志作二十卷晁公武讀書志陳

振孫書錄解題俱題作決獄龜鑑葢一書而異名者也大旨以五代和凝疑獄集及其子㠓所續均未詳盡因採摭舊文補苴其闕分二十門其間論斷雖意主尚德緩刑而時或偏主於寛未能悉協中道所輯故實務求廣博多有出於正史之外者而亦或兼收猥瑣未免冗雜然究悉物情用以廣見聞而資觸發較和氏父子之書特爲賅備晁公武讀書志稱其依劉向晏子春秋舉其綱要爲之目錄體例井然亦可謂有條不紊者矣書錄解題

載其目凡二千二百七十六條三百九十五事今世所傳鈔本祇存五門餘皆散佚惟永樂大典所載尚爲全書而已經合併連書二十卷之界限不復可考謹詳加校訂析爲八卷卷數雖減於舊其文則無所缺失也

棠陰比事一卷附錄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桂萬榮撰明吳訥刪補萬榮鄞縣人由餘干尉仕至朝散大夫直寶章閣知常德府訥字敏德號思菴常熟人永樂中以知醫薦仁宗監國聞其名

使教功臣子弟洪熙元年擢監察御史官至右都
御史謚文恪事蹟具明史本傳是集前有嘉定四
年萬榮自序稱取和魯公父子疑獄集參以開封
鄭公折獄龜鑑比事屬詞聯成七十二韻又有端
平甲午重刻自序稱以尚右郎陛對理宗諭以嘗
見是書深相褒許因有求其本者以鋟梓星江遠
莫之致是用重刻流布其書彷唐李瀚蒙求之體
括以四字韻語便於記讀而自為之註凡一百四
十四條皆古來剖析疑獄之事明景泰間吳訥以

其徒拘聲韻對偶而叙次無義乃删其不足為法及相類複出者存八十條以事之大小為先後不復以叶韻相從其註亦稍為點竄又為補遺二十三事附錄四事别為一卷萬榮書中附論七條首五條辨析律意末二條則推論他事然不應僅首尾有此五條中間全置不議或傳寫又有所删佚歟第四條下註云存中宋人不書時代後同不類萬榮之語當亦訥所加也訥所續二十七條每條各有評語附於題下其書雖畧於和㠓諸家而叙

述明白較㠓等乃為簡切亦折獄者所宜取裁也

右法家類八部九十四卷皆文淵閣著錄

法家類存目

管子權二十四卷 內府藏本

明朱長春撰長春字大復烏程人萬歷癸未進士官刑部主事是書即趙用賢本而增釋之故凡例文評俱仍其舊惟每篇各加敘釋在篇首者曰評多論作文之法在篇中者曰通則隨文訓解其義在篇末者曰演乃統論一篇大旨皆出長春一手

創立異名無所闡發其七法篇評云是注意之作可爲文式後之分段者神弛氣懈周末秦先病如此千年來文家反學其病文之壞由韓蘇以來云云亦可稱敢於大言矣

詮敘管子成書十五卷内府藏本

明梅士享編士享字伯獻宣城人管子原目三十卷已不可考明代舊本皆二十四卷士享此本合爲十五卷而以已意詮敘之如牧民形勢立政九敗版法明法諸解皆移附本篇之後已亂其次第

又謂其文繁冗不倫乃於一篇之中分上下二格其定爲管子本分者列之上格疑爲後人攙雜及義有未安者列之下格其自爲發明者别稱梅生曰以别之如牧民篇國之四維一段則云朱晦翁解經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所在斯爲一貫之旨若此節維絶則傾及傾可正也等語於理有乖恐非管子之言故列下層又權修篇天下者國之本一段則云與大學孟子之旨相悖故列下層讀諸子之書而必以經義繩之何異閱晉唐行

草之跡而斜以說文之偏傍耶

韓子迂評二十卷內府藏本

舊本題明門無子評前列元何犿校上原序署至元三年秋七月庚午結銜題奎章閣侍書學士考元世祖順帝俱以至元紀年而三年七月以紀志干支排比之皆無庚午日疑子字之誤奎章閣學士院設於文宗天歷二年止有大學士尋陞爲學士院始有侍書學士則犿進是書在後至元時矣觀其序中稱今天下所急者法度之廢所少者韓

子之臣正順帝時事勢也門無子自序稱坊本至不可句讀最後得何汴本字字而讐之皆不失其舊乃句爲之讀字爲之品間取何氏注而折衷之以授之梓人云云蓋趙用賢翻刻宋本在萬歷十年此本刻於萬歷六年故未見完帙仍用何氏之本然汴序稱李瓚注鄙陋無取盡爲削去而此本仍間存瓚注已非何本之舊且門無子序又稱取何注折衷之則併汴所加旁註亦有增損非盡其原文蓋明人好竄改古書以就已意動輒失其本

來萬歷以後刻板皆然是書亦其一也門無子不知爲誰陳深序稱門無子俞姓吳郡人篤行君子然新舊志乘皆不載其姓名所綴評語大抵皆學究八比之門徑又出於注之下所見如是宜其敢亂舊文矣

刑統賦二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傅霖撰霖里貫未詳官律學博士法家書之存於今者惟唐律最古周顯德中竇儀等因之作刑統宋建隆四年頒行霖以其不便記誦乃韻而賦

之併自爲注晁公武讀書志稱或人爲之註蓋未審也其後註者不一家金泰和中李祐之有删要元至治中程仁壽有直解或問二書至元中練進有四言纂註尹忠有精要至正中張汝楫有畧註並見永樂大典中此本則元祐中東原郄氏爲韻釋按趙孟頫原序但稱郄君不著其名其鄉人王亮又爲增注然於霖所自註竟削去之已非完本亮註亦類皆勦襲前人無所發明且傳寫訛誤第四韻第七韻內脫簡特多殊不足取

刑法叙略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舊本題宋劉筠撰筠字子儀大名人咸平元年進士累擢司諫知制誥翰林學士承旨進龍圖閣學士加禮部侍郎是編載曹溶學海類編中今考其文即冊府元龜刑法一門之總叙也

洗冤錄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宋慈撰慈字惠父始末未詳是書自序題淳祐丁未結銜題朝散大夫新除直祕閣湖南提刑充大使行府參議官序中稱四權臬司於獄案審之

又審博採近世諸書自內恕錄以下凡數家會稡釐正增以已見爲一編名曰洗寃集錄刊於湖南憲治後來檢驗諸書大抵以是爲藍本而遞相考究互有增損則不及後來之密也

無寃錄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無序跋永樂大典載此書題元王與撰與不知何許人卷中自稱昔任鹽官檢二孕婦事蓋嘗官海鹽縣令永樂大典載其自序一篇題至大改元之歲是武宗戊申年作也所載多

至元元貞大德間官牒條格又多引平寃錄洗寃錄之文而稍爲駁正上卷皆官吏之章程下卷皆屍傷之辨別其論銀釵試毒非眞銀則觸穢色必變論自縊勒死之分皆發二錄所未發至今猶遵用之至上卷駁洗寃錄食額在前氣額在後之誤而下卷自割條中乃仍用洗寃錄一寸七分食氣系並斷一寸五分食系斷氣系微破之說則亦未爲精密矣

政刑類要一卷永樂大典本

元彭天錫撰天錫字仁仲湖州人其始末無考原
序謂其通才明吏專於法家能成書如此必有推
轂者殆吏胥之流歟其書以當時法令區別科類
大字標目於其上細字分記於其下葢因舊文繁
重變爲簡易以便於記覽耳

名公書判清明集十七卷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輯宋元人案牘判語分類編次皆
署其人之別號葢用文選稱字之例然名不甚顯
者其人遂不可知矣其詞率以文采儷偶爲工葢

當時之體如是也

唐律文明法會要錄一卷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原序亦不署名後有沈侃序署其字曰和卿署其官曰陵州同知案陵州始設於元則元人作也其說皆膚廓迂腐殆無足觀

祥刑要覽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吳訥撰訥有棠陰比事已著錄此書乃其致仕後所作上卷經典大訓十六條次為先哲議論十五條下卷善可為法十三人惡可為戒十八人其經

典大訓中引及論語大學而開卷尚書一條皐陶下註舜臣字葢爲通俗之文以戒不甚讀書者故淺近如是也

王恭毅駁稿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王槩撰高銓編槩字同節廬陵人正統壬戌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謚恭毅銓字宗選江都人成化己未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尚書江右名賢編云槩先爲大理寺卿與兩法司會讞多所平反是書即其官大理寺時案牘之文時銓方爲左評事因爲

編次成帙首列條駁文書式九條而以所駁諸案分載於後

法家裒集無卷數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明蘇祐題辭稱從史陳永以是集見日司臺司籍濳智手錄因命補綴付之梓則是編永所輯定矣書中設爲問答剖析異同頗得明慎之意其論拒毆追攝人并罪人拒捕二條與唐律疏義相合疑其嘗見唐律也

折獄卮言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陳士鑛撰士鑛有江南治水記已著錄是篇摭取四書諸經愼刑之語兼及漢詔一二條徵引疏略無所發明胄溶載之學海類編中姑盈卷帙而已不足以言著書也

巡城條約一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魏裔介撰裔介有孝經注義已著錄順治丁酉裔介爲左都御史立此約以釐清五城之事凡四十條然其中有瑣屑過甚者如禁舖戶唱曲禁擊太平鼓禁小兒踢石拋毬之類皆必不能行之法

郎令果能禁絶於民生

國計亦復何裨徒滋吏役之擾而已

風憲禁約一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魏裔介撰皆巡按條約凡五十四條考

五朝國史裔介本傳載其由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轉吏科兵科給事中累遷太常寺少卿左都御史吏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不載其巡按外省不知此書何時所作也

讀律佩觿八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國朝王明德撰明德字金樵高郵人官刑部陝西司
郎中是編成於康熙甲寅取現行律例分類編輯
各爲箋釋附以洗寃錄及洗寃錄補每門先載
大清律本注次明律舊注而以己意辨證之其說好
爲駁難而不免穿鑿所作洗寃錄補雜記異聞旁
及鬼神醫藥之事尤近小說家言

續刑法敘略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譚瑄撰瑄字子羽嘉興人康熙乙酉舉人官至
給事中是書叙宋元明三代刑法舛略殊甚其曰

續刑法叙畧者以曹溶學海類編取冊府元龜中叙文爲題爲劉筠刑法叙畧也然筠書旣僞續者可知又不知掇何類書數頁贋題此名耳

疑獄箋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芳生撰芳生有捕蝗考已著錄此書自序謂晉和魯公凝著疑獄集二卷其子宋太子中允㠓增之爲四卷明巡按御史張景廣之爲六卷茲復增汰之統爲三卷而附和㠓及元杜震明李崧原序於卷後末又輯昔賢論說讞獄成法别爲一卷

統名疑獄箋大旨主於全活亦古人欽恤之意然如張差梃擊一案以主瘋顛者爲是主兇姦者爲非則又矯枉過直矣其論姙娠過期至引佛經脇尊者之處胎六十年神仙傳老子之處胎七十二年是亦未可爲典要也

右法家類一十九部一百五卷內一部無卷數皆附存目